

民國文獻資料叢編

近代學報
彙刊

殷夢霞 李強 選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殷夢霞、李強 選編

近代學報彙刊

第一四八冊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第一四八冊目錄

真知學報	第三卷第三、四期合刊	一九四四年一月……………	一
真知學報	第四卷第一、二期合刊	一九四五年一月……………	二一七
人文科學學報	第一卷第一期	一九四二年六月……………	三七三

真知學報

第三卷 第三四期合刊

——重要內容——

中庸講記

陳柱

諸子之變化與戰國時代思潮

葉夢雨

禹貢地理攷

李長傳

萬年少先生事蹟彙輯

蔣國斌

中大生物系研究報告第二輯

五篇

清儒漢宋之爭訾議

葉夢雨

三百篇有淫詩而無淫聲攷

戴魏光

江蘇省土壤之研究

李嘉音

等角相配與等距相配

青父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委員會出版



第 三 卷 第 二 期 內 容

人的文學之根源	周作人
卜辭中之繇辭及其他	沈啓无
文字聲韻相因考	陳柱尊
王觀堂先生評傳(上)	王森然
黃公度先生年譜補正	錢萼孫
論詩義派詩人	楊晉雄
日本所藏中國佚本章回小說述考	譚正璧
明代山水畫派衍概觀	段無染
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研究報告第一輯	五篇
西漢地方政府與中央政府的關係	周匡
兩漢之專賣制	李鍾奇
隋唐及五代人物部落考	涵唐
土爾扈特與杜爾伯特民族之由來及其生活狀況	王金紱
中國新出版業史話	汪太玄
呂碧城女士逝世	張大溪
國立中央大學農學院費門氣象觀測所逐日氣象報告	

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研究報告第一輯內容：

- | | |
|---------------------------|-------------|
| 1. 縮地接木之研究 | 繆端生、張振屏、羅延俊 |
| 2. 中國人頭骨之研究 | 朱洪文 |
| 3. 南京蟹蝦之外形觀察 | 范滋德 |
| 4. 荷蘭鼠直腸分節運動時弛緩部與收縮部之比較研究 | 朱洪文 |
| 5. 南京夏季常見之昆蟲 | 羅延俊 |

第三卷 第三四期合刊

真知學報

(季刊)

國立中央大學出版委員會出版

眞知學報 第三卷 第三四期合刊

中庸講記……………陳柱(四)

諸子之變化與戰國時代思潮……………葉夢雨(三三)

禹貢地理攷……………李長傅(四一)

萬年少先生事蹟彙輯……………段拭編(四七)

王觀堂先生評傳……………王森然(八八)

清儒漢宋之爭訾議……………葉夢雨(九八)

唐代交通攷略……………唐夫譯(一〇四)

元代社會之史的分析……………中英譯(一一〇)

三百篇有淫詩而無淫聲攷……………戴魏光(一二二)

江蘇省土壤之研究.....李嘉音(一二九)

等角相配與等距相配.....青 父(一四一)

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研究報告第二輯

蛙冬眠期組織細胞線列體之研究.....朱洪文(1)

A CYTOLOGICAL STUDY ON THE HIBERNATING TOAD (BUFO bufo asiaticus).....Hung-wen Chu

中國果樹之分佈.....姚慶渭(13)

G.M.體之重複實驗.....朱洪文(30)

蘇州漁業之調查.....朱洪文(37)

南京捕蚊魚之研究.....朱承瑄(53)

中庸講記

陳柱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其所不見，恐懼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甘案，命，生命也。天命之謂性者，天所生之物，各有其自然之性也。性者生而自然有者也。性字从心从生。古即以生字爲之。人生之性本無分善惡。惟可以爲善可以爲惡而已。率，篆文作率。說文云：捕鳥畢也。象絲網，上下其竿柄也。蓋此器四旁爲竹竿，中間爲網，末直筆象人所牽之繩。鳥至則人由遠方牽其繩使器蓋下，則鳥在網中矣。故率字之說，就鳥在網中而言，則有範圍統制之說。就人所牽之繩而言，則有從由遵循之說。由範圍統制之說而言，率性之謂道則荀子性惡之說所由創也。何也。人性惡故必須有道焉以範圍統制之而後可以至于善。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斯道也，何道也。則荀卿所謂禮也。由從由遵循之說而言，率性之謂道，則孟子性善之說所由起也。何也。人性本善。然祇須能遵循其性而長養之。則自然至於善。故曰率性之謂道也。斯道也，何道也。則孟子所謂仁也。率性之謂道，立己之事也。修道之謂教，立人之事也。何也。廣修此道，使天下之人皆能由之行之。此聖人所以貴

乎教也。孟子之教，仁教也。荀卿之教，禮教也。故言仁莫善于孟子，言禮莫善于荀卿。以率性二說之不同，故遂分孟荀性善性惡兩派。

中庸，蓋子思述孔子之指而作。故此節言性，尚未判言性之本善本惡。然子思之指，則必偏於性善。故孟子受業於子思，（史記孟子列傳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一本門下無人字）遂大倡性善之說。荀卿言性惡，故於非十二子篇，以子思與孟子同譏也。

率性之謂道，由孟子性善之說，則道即性也，命也。性命豈可須臾離吾身乎。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由荀卿性惡之說，則道，即禮也。禮所以化惡爲善者也。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故亦曰，道不可須臾離也。離之則禽獸而非人矣。離之而猶得謂之人者，則韓子所謂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

慎獨二字，爲聖學最要之功夫。大學曰：「小人閒居爲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與中庸之說最足相證。孟子七篇無慎獨之說。然其言牛山之木，惡旦旦而伐。仁義之心，畏旦喪之枯。則亦猶慎獨之意也。慎獨者致誠之道也。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是孟學之慎

獨也。荀卿不苟篇曰。「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守，唯義之行。誠之守仁則形。形則神，神則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名，名則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爲道者，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此荀學慎獨之說也。方諸孟子，其說爲詳矣。

喜怒哀樂未發既發之說，可以電學明之。凡物體之電，皆有陰陽。

當其未經感觸之時，不見其電也。無所謂陰陽也。是猶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及其一經感觸，則陰陽二電，各趨一端。是猶喜怒哀樂發而皆中節之和也。人之喜怒哀樂何以謂之中節。孟子言「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怒之發而中節者也。史記項羽本紀，尾言項王大怒。卒之有垓下之辱，是怒之不中節者也。小而言之，論語言「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是樂之中節者也。由是而推孔子之「仁者不憂，智者不懼，」孟子之「樂民之樂，憂民之憂，」范文正之「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樂而樂，」皆發而皆節者也。大抵聖人則發而自能中節，此孟子所謂率性之謂道也。衆人則須聖人爲之禮以節之，而後能中節。此荀卿所謂率性之謂道也。荀子修身篇曰。「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故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甯。」蓋人之飲食衣服動靜進退，無不須

禮以節之。否則必至於太過或不及也。今再以喪禮明之。荀子禮論篇云。「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爲至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夫大鳥獸則失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遇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踴躍焉，踴躍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有嗚呼之頃焉。然後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擬之則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彼亦能相與羣居而無亂乎。將由夫修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聖人安爲之立中制節，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然則何以分之。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徧矣。其在字中者莫不更始矣。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使倍之，故再期也。由九月以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爲隆。總小功以爲殺。期九月以爲間。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羣居和一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此發明聖人所以制爲喪禮之說甚精。夫親之喪，其始也，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禮問喪）其終也，必三年而後服除。如是者，何也。所以止賢者之過，勉不肖者之不及

，而使之中節也。賢者之於親喪也，其不忍飲食也，何止三日。其不能忘也何止三年。倘無禮以制止之。則天下之孝子必盡爲親死而餓死，而哀死，而善人無遺類矣。反之，不肖之人，或將有利其親之死者，使無禮以強勉之，則天下之不肖子，必有爲親死而喜慶者矣。是獎勵篡弑也。天下之人，亦將無遺類矣。故聖人必爲制喪禮，使賢者不敢以哀毀其身。不肖者不敢以肆而忘其親。故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天下之達也。」

「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何以爲天下之大本。蓋此所謂中者寂然不動，無喜怒哀樂無哀樂之時也。凡人之喜也、怒也、哀也、樂也，無論如何斷不能久於其未喜、未怒未哀未樂之時。故未發之中謂之大本也。既發之後以禮節之，使其無過與不及之偏。是爲人人可由之大道。故曰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和二字，亦如格物之說，可分唯心唯物兩說，以聞之。唯心之說，即致吾之中和於人人也。此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天下平者天地萬物皆得其所也。「故曰，天地位萬物育也。」唯物之說，即科學發明，機器發達，使水不能爲浸，旱不能爲災。故曰，「天地位，萬物育也。」蓋發揮吾之學力，使萬物皆得中和也。

李恕谷云。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天命之謂性注。孟子曰「親親，仁也。教長義也，達之天下也。」是率性之謂道注。至「修道之謂教」，則周禮一書可見也。性即三達德。道即五達道。教則三重九經宗廟郊社樂禮時措，總是修道內事。總是

維持世道之教法也。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柱案小人之中庸句，宜從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君子何以中庸，以君子之時中也。小人何以反中庸，以小人無忌憚也。君子有忌憚，故戒慎恐懼。戒慎恐懼，故能時中。小人唯無忌憚，故終爲小人也。人生最要是有忌憚。就憚字來說，如一家之中，不憚子弟須憚父兄。即父兄亦須憚子弟。何也。父兄有不善。則恐子弟從而效之也。如此推之。則奴僕亦須憚之矣。又由是推而大之。則不特爲臣下者當憚君上。凡爲君上者，尤當憚其臣下也。何也。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尤而效之，將無法以制之也。

孫奇逢云。仲尼於中下字添一注脚曰庸，於中字上添一注脚曰時。中不離日用故曰庸。中不可執着故曰時。

李恕谷云。君子通前章戒慎恐懼慎獨之君子，及後君子愷愷，以至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凡言君子者與至誠至誠皆是此君子，皆是榜樣。君子小人與末章君子小人相呼應。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柱按至字篆文作至，象鳥飛至地之形。鳥飛時比止時大，故至字有大說。爲鳥飛至地，故至字有切近之誼。

鄭康成云。鮮，罕也。言中庸爲道至美，願人罕能久行。

黃元同云。特指中庸鮮能以領下數節之意。明民過與不及之多也。注以能久連讀。即下不能期月之意。近讀皆以鮮能爲句。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也夫。

柱按，知者賢者，應互易。行應屬賢。明應屬知也。論語「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此過與不及，猶所謂「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猶下文所謂「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之意也。此賢者之過與不及。故云。「過猶不及」也。此章所言，則賢知與愚不肖之過與不及也。其過也則非不及者之可比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黻致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憚，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我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又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是其賢也。又曰。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是其過也。（以上所引孟子皆見萬章篇）荀子曰。「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是賢者之過也。「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以上引荀子不苟篇）是知者之過也。又云。「縱情性，安恣睢，禽獸行，不

足以合文通治。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蠶魏年也。忍情性，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饋也。不知一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曾不足以客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鉞也。尙法而無法。下修而好作。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終日言成文典。反側察之則偶然無可歸宿。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甚察而不惠，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爲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鄧析也。」（非十二子篇）此亦知者之過也。周秦諸子，大抵皆如此。在孔子之時，諸子之學雖未大興。然老子與孔子同時，墨子則或云與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史記）要之，漢書藝文志，言諸子之學，皆出於古之官守。則春秋之世，諸子之學，亦必已萌芽矣。此孔子所以嘆中庸之道不行也。就孔門而論，子路之勇，原憲之貧，宰我之短喪，樊遲之學稼，亦皆賢知之過，戰國諸子之先河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可有兩種解釋。老子云。「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老子以無味譽道之無言，反之亦可以明味之在口，以淡乎其無味者爲至味也。今夫酸苦甘辛鹹，世之所謂五味也。五味在口，其爲時可暫而不可常者也。假使人之口，或常甘焉，或常鹹焉，則必爲有疾病而不能安矣。故淡乎其無味者，乃口之至味也。所以爲至味者，乃味之中庸也。而人皆不知。而必須求乎鹹酸甘辛之味。必使

五味令人口爽而後已。此亦何以異於舍中庸之道而索隱行怪邪。此一說也。又按黃帝內經陰陽大論。岐伯云。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在竅爲目，在味爲酸。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生脾，在竅爲舌。在味爲苦。中央生溼，溼生土，土生甘。在竅爲口。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在竅爲鼻。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在竅爲耳。在味爲鹹。云云。其於時也，東方爲春，南方爲夏，西方爲秋，北方爲冬。故春宜多食酸，夏宜多食苦，秋宜多食辛，冬宜多食鹹。而甘者則四方之中央。四時之中味，可以常食者也。故甘字篆文作日。說文云，甘美也。從口含一。一道也。段玉裁云。所謂味道之類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柱按，儒家祖述堯舜，故稱舜以勸焉。好問察邇，隱惡揚善，是舜之虛心樂善處。能虚心故能好問察邇，而善惡不能蔽。能樂善故能隱惡揚善，而人樂於爲善。好問察邇，是舜之用人得中處。世之在上者，往往徒信親近，故外則蔽於橫奸，內則惑於女寵。如懷王之惑於鄭袖與令尹子蘭是也。此等史事，吾少時讀書，往往以爲文家史家言之太過。近來飽閱理亂，乃知今日之世界，仍不免患此也。隱惡揚善，分二種說法。韓退之原毀云。「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舊，不究其新。」此就一人之有善有惡言之也。此一說也。知其人之賢，聚之於朝，使敷其善於天下，是揚善也。知其人之惡，則抑而退之，使不能布其惡於天下，是隱惡也。孔子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此就衆人之善者惡者言之也。此又一說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有二說。莊子德充符篇。「游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由中央之說，引申爲平均，考工記，「工人斲輪必中。」注，中猶均也。山中不中之說，引申爲得當，周禮師氏掌「國中失之事」，故書中爲得。秦策「是秦之計中」，注，「中得也」，史記「折中於夫子。」宋均注「中當也。」用

人之道，當於親疏遠近之間，察其善惡之兩端，權其輕重，惡者隱之，善者揚之，以求其得當。此用人之中也。若夫過與不及，或存之於已，或施之於人，皆不能不勉之於中。且中之爲言，亦隨時而異，孔子之「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即所謂君子之時中也。是中之可用者也。以之爲已則爲時中，以之施於人，則曰用其中於民。統而言之則爲中庸。

儒家尚中，道家貴反。儒家之中，有兩端之中，有中外之中，有中立之中，有得當之中。道家之反，有兩端之反，有內外之反，有有無之反，有事物之反。儒家之言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兩端之中也。「誠於中，形於外」，是中外之中也。「中立而不倚」，是中立之中也。孔子「聖之時」，是得當之中也。老子曰。反者道之動。是老子之學在用反也。又曰，「後其身而身先」，是兩端之反也。「知其雄守其雌」，是內外之反也。「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是有無之反也。「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是事物之反也，凡相反之詞，皆對待之詞也。逮至莊子，則欲齊此相反相對待之見，而爲齊物之論。故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

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

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爲稊米也，知豪末之爲丘山也，

則差數觀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

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

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

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觀矣。」此即齊物論之約旨也。故莊

子者，易老子之反，以爲齊者也。儒家之中，在莊子謂之閒，養生主云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何謂督。說文云。「脊也

。从目叔聲。」蓋人目上下縫開閉之間，謂之督。開之則目可視物。閉

之則合。如衣之中縫。故衣之中縫亦謂之督。因之人身之督脈在一身之

中爲兩邊之交界，亦謂之督。緣督以爲經，經行也。謂緣兩縫之中間以

行也。下文引庖丁解牛「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即發明緣督

之說。又云。「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

於游刃必有余地矣。」此莊子所謂閒之說也。庖丁解牛之喻，小之則喻

善養生者，游其身於不善不惡之間，不爲刑與名所累。大之則喻爲政之

道不與物忤。山木篇云。「周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亦即此意也。駢

拇篇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

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此謂其不

能游其身於不善不惡之間，以殘生傷性也。莊子之所謂閒，與儒家之

所謂中，其不同之處，在閒爲空虛之說，而中諷則否。要之，莊子之學

，援儒入道。雖爲道家之鉅子，而受儒家中庸之思想亦甚不少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

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註按，朱子注云。「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

以擒取禽獸者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

守，皆不得謂智也。」愚謂罟獲陷阱，擒取禽獸之網檻坑坎也。所以喻

人失身喪名之地也。夫禽獸之入罟獲陷阱也，孰驅之。餌驅之也。人之

入於罟獲陷阱也，孰驅之。嗜欲勢利驅之也。何以爲嗜欲，勢利所驅。

亦以不能執其端而權其得失也。荀子不苟篇曰。「見其可欲也，則必前

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

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

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

動則必陷，爲則必辱。是偏傷之也。」荀子之所謂偏，即不中之謂也。

即不能執其利害之兩端，而善用其中者也。此所謂中，亦當訓得調當，

解見上章，今不再引。

「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上句數人之不知擇中庸

而自驅已入於罟獲陷阱。此句數即有擇乎中庸之道者，亦不能期月守也

。此當是概嘆門人。下章言回之能擇中庸，以見門人中唯顏子能獨異，

不止能期月守而已也。論語，「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

焉而已。」可以與此相證。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註按，此章最要是一得一善則服膺弗失。「蓋善貴乎積也。苟非大

惡之人，一日之間，未嘗無一念之善也。惟隨起隨滅，不能積之耳。易

傳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惡與善互相消長者

也。惡積則善去矣。善積則惡去矣。惡善兩端，初未易辨。君子執之，審其孰善孰惡。善者積之，惡者去之。故曰用其中，中者當也，當者善也。既得其善，則學奉持，着之心胸而弗失，斯能積矣。荀卿曰，「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成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荀學貴積，蓋與顏子略同，若夫孟子則雖言「推」，言「充」，似與荀子相反。（孟子梁惠王篇，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公孫丑篇，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然亦未嘗不言存養。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长。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合則亡。」又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亦皆存養之有恆也。蓋荀卿言性惡，故言積善以去惡。孟子言性善，故言推言充以長善。然何以能推能充。則非存養其善不可也。夫存養亦非積時日不可。惟孟子所言之善，本自性生。荀子所言之善，則積之自外。若顏子之學則介乎兩者間。故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得一善謂推行得一善事，可也。謂積得一善行亦可也。復次，老子言「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日益，卽日積也。老子以學與道區而爲二。故有損益之不同。夫爲學之道日益，人所易知也。爲道何以當日損。謂損其嗜欲也。夫嗜欲害道者也。嗜欲日損則道自日益矣。譬諸養生，害生之病既除，則體自強矣。害生之病不去，則雖日服補劑，何益於衛生邪。

李恕谷云。有人問內兄王法乾云。某家累巨萬。而慙惜一文。夫一文何損於鉅萬乎。法乾曰。不然。不如此不可以言守財。君子萬善之身

，一善偶失，何損於德。而君子斷斷不失也。乃可以言守善。故君子之守道，一如庸夫之守財。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柱按，此款天下學者趨於異端之多。而歸於中庸之少也。戰國之時有許行，倡君與民並耕而食，饔飩而治，不許政府有倉廩府庫，市賈不貳，國中無偽。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履大小同則賈相若。（說見孟子滕文公篇）其說頗似今之勞農均產主義。其在孔門弟子，惟樊遲最爲近之。論語，「樊遲請學稼穡學圃，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夫周家以農立國，足食爲爲政之首。樊遲學稼，學圃。孔子何故斥爲小人。觀孔子好禮好義好信之說，則樊遲學稼之間，決不惟如農夫耕稼之比，而必有政治關係。可斷言也。是樊遲者，蓋孔門之農家，以天下國家爲可均者也。孟子稱伯夷聖之清，治則進，亂則退。論語所稱長沮桀溺之徒，是爵祿可辭者也。孔門之中，如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布衣蔬食，至死不厭，亦其類也。荀子稱申徒狄懷負石而赴河，墨者鉅子孟勝死楚難，弟子死者百八十三人。是白刃可蹈者也。孔門之中，孔子稱子路暴虎馮河，死而無悔，其後卒死衛難，是其選也。然則中庸此章記孔子之言，蓋嘆弟子之行，多過乎中庸，而鮮有能乎中庸者也。能中庸者唯上章所舉之顏子也。觀下章記子路問強，則此章爲嘆門人益可見。

唐蔚芝先生云。此言天下國家可均者，蓋謂均貧富之產業也。強均

，則必均職業。夫人之職業可均乎。欲均職業，則必均聰明才知。夫人之聰明才知可均乎。斯議一興，憤激不平之徒，不慙不慚，天下將大亂矣。孟子云。「勇士不忘喪其元。」辭爵祿，蹈白刃，豈非天下至難之事。然須知人人皆以辭爵祿爲心，則衆事誰復擔任之者。人人皆以蹈白刃爲心，則激烈之徒連踵，游俠多而天下亦亂矣。雖然，聖人云。「中庸不可能，」未嘗云中庸終不可能也。在教育國民者，涵養熏陶，善利其偏耳。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也。北方之強也。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悅，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夢寐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柱按，上章言白刃可蹈，爲指子路一派。故此章次以子路問強。孔子言強，蓋南北而言。蓋地理氣候與居民性情生活相關甚鉅。故學說亦往往因之而異也。在春秋戰國之間，代表北方之顯學，莫如墨子。代表南方之顯學，莫如老子。老子楚人。墨子魯人，或曰宋人。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强者死之徒，柔弱生之徒。」又云，「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此所謂寬柔以教也。又云，「報怨以德。」又云，「和大怨必有余怨，」此不止不報無道而已也。是南方之強也。墨子資義篇曰，「萬事莫貴於義。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冠履不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子爲之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義貴於身乎。必不爲。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爭一言以相殺，是義貴於身

也。故曰萬事莫貴於義也。」呂氏春秋上德篇言「墨者鉅子孟勝，將死陽城君之難，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及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他若刺客游俠之徒，殺身報仇，所謂士爲知己者死，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者，此以怨報怨。所謂衽金革，至死不厭者也。是北方之強也。其在孔子之門，則顏淵之學，頗近老子。論語，曾子之稱顏淵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是非近於南方之强者乎。子路之學，頗近墨子，論語，子曰。「乘桴於海，從我者其由歟。子路聞之喜。子曰。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子路問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子路卒死衛難。是非近於北方之强者乎。若夫孔子則介乎老墨之間，既不如老子之報怨以德，亦不如墨俠之以怨報怨。論語，「或問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此孔子之所以爲中庸也。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若孔子之和而不流，則和光而不同塵者也。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老子之守中，守其中空之處也。故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闢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老子之守中也。孔子之中立，則立於中正之地，有而非空者也。「國有道，不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此「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荀子所謂